

□ 小小说

今天中雨,天气变冷。可能下雨的缘故,倒春寒比往年厉害。小叶一早提上水桶,拿起鱼竿,身上裹紧厚厚的羽绒服,牙齿仍止不住地打颤。他套着雨衣,雨滴“噼里啪啦”打在身上清响。小叶来到小河边,撑起一把矮凳坐下来。初春的鱼没有往日欢跳,小叶撒下鱼饵,瑟瑟发抖地等着鱼儿上钩。

娘这几天病了,特别想吃鱼。娘的老家在遥远的沿海小镇,那里也有鱼。不过,娘喜欢吃淡水鱼,她说这里的鱼少了苦涩味,味道更鲜美。她吃过老叶做的鱼,就像老叶的诗一样让人回味。那时,老叶已经下岗,到乡下种几亩薄田,在阳光照射下,皮肤显得黝黑。娘有一次到乡下采风,看到老叶和后面跟着的小孩。老叶边种田边教那小孩背诗,把一边的娘惊呆了。她开始注意老叶,发现老叶每天用泥巴捻出的文字,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同样有文学梦的娘,便嫁给了泛着泥土气息的老叶。听说,娘的婚姻不被娘家人待见,她是赌气过来。娘说,她过去特别喜欢看海,喜欢海的辽阔,喜欢敢爱敢恨的

汹涌波涛。娘嫁给老叶后,再没有回去看海,成了她一生的遗憾。

小叶开始不喜欢娘,他喜欢阿姨身上的味道。小叶第一次见到阿姨,有种莫名的亲切感,他认为她才是自己的娘。阿姨脸上有甜甜的笑,手里还提了好多好吃的。尤其她身上没有咸味,只有奶香味。小叶便问老叶,她是谁?老叶沉默着没有回答。阿姨在他的印象中只来过两回,再来的时候,小叶正好生病。小叶模糊地看着阿姨清丽的脸庞,暗喜这次病了,她一定会留下来多陪自己。父亲每次在他生病的时候,也是这么陪着。

小叶模糊中听到老叶和阿姨的谈话。“你这次不留下来?”

“不。”
“孩子病了,不能照顾他几天?”
“那边离不开,这里我再也不想呆,况且还有你呢。”
老叶沉默了,脸阴沉得可怕,阿姨最终头也不回地走了。

小叶很困惑,又向父亲问了同样的问题:“她到底是谁?”

海

金可峰

老叶冷冷地答:“阿姨。”

小叶这才知道,这个让他想念的女人叫姨,至此,阿姨的形象在他脑海崩塌。后来碰到娘,娘身上有种咸咸的味道。娘说那是海留下的,小叶感受到娘身上宽阔的胸膛。经历阿姨上次的教训,他不知道娘是不是真爱他。小叶试探的方法很简单,为了考验娘,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小叶把自己弄感冒,发着烧躺在床上吵着要吃鱼。看着不懂事的儿子,老叶捏紧了拳头,正要击在小叶身上,娘一把拦住老叶,最终义无反顾地冲进寒冷的风里。小叶吃到了鲜美的鱼汁,娘却因此生病落下病根。每每想到此处,小叶内心充满自责。

阿姨在他结婚的时候又出现过一回,她的印象早在小叶脑海中消失。阿姨有些苍老,她仔细打量着小叶,好像要把他化到嘴里。阿姨掏出厚厚一沓钱,说给他结婚用。小叶说自己有钱,像当年见到阿姨时,和她一样的决绝。阿姨满含泪水,眼睁睁看着小叶坦然离去的背影远去。

□ 诗 歌

夙愿的靶心(外二首)

徐满元

布满熟果的树冠
仿佛进入收官阶段的棋局
身为过客,我无意观棋
更不会触碰任何一枚棋子

我绕树三匝
只想短暂借栖一下
某根理想的枝条
让沉重的心思
将其压弯成一把劲弓
然后,我这粒被命运
拿捏已久的棋子
摇身一变成为一支
直击靶标的利箭
命中那夙愿的靶心

说 梦

高中快毕业时
曾将一个女同学的名字
反反复复写在一张白纸上

后来,那张白纸
虚化成数十年的岁月
昼夜的橡皮擦
还有风雨的刷子
早把那名字
由浓变淡,由淡变无

不知怎的,昨天
记忆又将几十年岁月
还原成一张白纸
那名字又鸟落树冠般
歇足于纸上,并在昨夜
以当年青春模样,来到
我那比白纸一样的月光
还要纯洁的梦境中

那张表

那张叫我填了无数次
形式、内容惊人一致的表
仿佛如影随形的一块
来自故乡田间地头的泥土
我一次次把自己
端正正地栽插进去

有时,那张表
像一枚雪亮的刀片
划开我的出身与履历
露出平庸和无能

有时,那张表
又犹如一方柔软的手帕
擦去我因整日忙忙碌碌
而浑身渗出的自得的汗渍

□ 随 笔

时间自由

张 正

有朋友问我:这辈子你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我稍思考了一下,很认真地告诉她:这辈子,我上班,几乎没有受过时间的约束,换句话说,我头脑中从来没有按时上下班的概念,要说幸福,这可以算一件。怎么可能?对方一脸惊讶。于是,我把自己的从业经历一一说给她听。

我最初的职业是教师,乡村教师,吃住都在学校的那种,教室,办公室,宿舍,这差不多是我日常生活的全部场所,都集中在一个小小的校园里,上完该上的课,我就分不出上班和下班的区别了。后来进城,有许多年做媒体记者,这是名正言顺的“自由”职业,无需遭受按时坐班之苦。这期间,我还有两三年机关文字工作的经历,办公室人多,比较嘈杂,部门负责人尊重我码字喜静的习惯,允许我在家完成工作稿件,等于自由自在。

工作三十几年,要说一点时间上的罪没有受过,那也不可能。在媒体工作那几年,我有过非常痛苦的一段时间:与我搭班,且作为部门副主任分管我的那位老兄,不知是性格使然,还是能力有限使然,他工作上什么事情都喜欢拖上我,有时休息日,他突然打来电话,让我立即去单位等他;深更半夜,他也时常打我电话……新的一年,部门再次安排工作,我明确表态:规定的工作任务我可以完成,但不能跟他一起完成,我一个人承担即可。就这样,我及时把自己“解放”出来,重新实现了相对的时间自由。

“自由”出的那些时间,我都用于做什么了?看闲书,写文章。是工作稿件之外的文章。有许多年,我写小说;这些年,我散文、随笔写得比较多。2000年后的那几年,虽然我已30岁出头,但我刚刚从教师队伍“跳槽”,还是新的工作岗位的小白、小蘑菇,别人看我忙忙碌碌、普普通通,也许还有点郁郁不得志,却却是我最充实的几年,是我梦想之树破土发芽、茁壮成长的几年。那些文字,虽然没有让我成为世人皆知的名人、大家,却让我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活得自信、精神。

许多人向往财务自由,我始终很享受时间自由。孩子大学毕业就未来的职业方向征求我意见,我只有一个建议:刚入职不一定挣许多钱,但一定要有尽可能多的业余时间可供自己自由支配。不为什么,只因为我们还年轻,还需要继续打磨、进步,时间无疑是比金钱更宝贵的财富——是财富,不是财务,只要我们懂得珍惜,利用好,时间自由的价值远远超过财务自由,会成为一个人真正的生命财富。



山村秋韵 益民 摄



毕棚沟风光 章朝旭 摄

□ 散 文

云里雾里看黄山

王 元

1

到黄山看风景,是很早的梦想。到了黄山,山不是山,云里雾里,虚无缥缈,胜似仙境。你永远看不清什么是黄山的真面目,哪里是最美的风景?也许是嶙峋陡峭、千奇百怪的山体美?也许是云雾中若隐若现的山峰美?

行走在满眼迷雾的黄山,时而爬坡,时而下坡,峰回路转。处处是风景,处处是云雾,风吹雾散,风停雾聚。看似一片云雾缭绕,忽然露出绚丽美景。黄山的美在于变幻莫测,人生的美好也正如此,永远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2

千年等一回。说是每隔5年才开放的莲花峰风光无限好。战胜了种种畏难情绪,千辛万苦登上了黄山第一高峰的莲花峰。

其实来到莲花亭我就打了退堂鼓,因为之前已经走了太多的路。从后山坐索道上山,一路走过始信峰、梦笔生花、猴子观海、西海大峡谷、光明顶等景点,只剩下莲花峰和迎客松两个景点,真感到道阻且长。

一直以为落叶纷飞,是秋天才有的景象,其实是因为我们固有的观念囿于常识,而又缺乏对常识更深的认知,那是一成不变的浅见和偏执。落叶纷飞,在秋天最常见,如果稍微细心一点,你也会在其他季节发现落叶纷飞,那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今年入冬以来,气温一直没有降下来,偶尔降一次温,时间也很短暂,好像冬天还没有到,觉得自己所在的城市一直在深秋里,并没有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冬天。有时,时光和节气都在往前走,而眼前所能见到的物象,却会让我们对季节的认知产生某些错觉,譬如这个不太像冬天的冬天。

河边那些枫杨树,在春天是较早发芽的树之一,它们叶子的萌生,甚至早于河边的那些杨柳。蒙蒙细雨中,远远看见枫杨树上笼着一层薄薄的绿烟时,你就知道枫杨树发芽了,春天正在悄悄地走近。枫杨树的叶子生得早,落得也早。初秋季节,许多树的果实还挂在枝头,枫杨树的叶子就开始落了,一夜冷风,树下就落了一层枫杨树叶。枫杨树的叶子真多,要落上好一阵子,你才能看

□ 散 文

落叶纷飞

章铜胜

清一棵树落尽叶子、枝丫突兀的样子。今年,枫杨树的叶子落得慢了些。我经常从树下走,发现树上叶子虽然已经落了大半,但枝梢上还有一层浅浅的绿,就像初春时的样子。我在想,那些枫杨树的叶子,什么时候会落尽呢。昨夜夜里,突然降温了。今天清晨出门,看到地上落了厚厚一层霜。到河边时,发现枫杨树下落了一层青绿的枫杨枝叶,细细的枝,青绿的叶子上有露珠,有些叶子上还有青白的霜。一夜之间,叶落满地,枫杨树上也光秃秃的了。我并没有看见它们落叶纷飞的样子,但可以想象它们离开枝头,在寒冷的夜风里飘然而落的样子,那是想象中的一场落叶纷飞,或凄美,或落寞。

有一年初夏,田里的早稻正处在分蘖期,

□ 小小说

小花进城

李云飞

小花正值妙龄,人见人爱,可惜生错了地。

小花命苦,生在深山,那里山连着山,树连着树,云雾缭绕,遮天蔽日。小花从出生就没有出过山,听老一辈说,这虽然很穷,但都很老实本分,外面的世界太复杂。

一天晚上,一个小偷溜进村,大家不都是选择保持沉默吗?害得好几户人家丢了东西,是害怕,还是真老实。于是,小花就很向往外面的世界,看看老一辈有没有说假话。

有一天,小花在林中散步,越走越远,不知不觉到了镇上,还稀里糊涂地被挤进了一辆破公交,一路颠簸进了城。小花不后悔,甚至有些高兴,终于可以见面面啦。

到了车站,看到四周全是高楼大厦,像怪物一样的耸立着,小花有些胆怯,听老一辈说,车站坏人最多,有拐卖妇女儿童,还有趁人不注意割肝割肾的。

这时,迎面走来一个小伙子,帅帅气气的,比老家暗恋她的小黑不知道帅哪去了。

小伙子问她,美女,到哪儿去?小花一下子紧张起来,不敢说话,心想是不是要拐卖我?

小伙子继续说,我姓黄,就叫我小黄吧,你到哪儿去,我送你。

小花想,我也没钱,要命一条,怕什么?答道,我是第一次进城,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小黄很友好,好呀,我带你到处转转。小花想反正也没有地方可去,就屁颠屁颠地跟着小黄后面走。

天色将暮,他们来到一个大桥墩下,那里有好多朋友,大家在一起蹦蹦跳跳,好不热闹。小花想,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小黄给了小花好多美食,有鸡鸭呀呀的,还有一个大大的骨头,小花美美的饱餐一顿。吃饱了,玩累了,小花席地而卧。

第二天一早,小花一惊而醒,紧张地摸摸腰,还好,肾还在。

这时,小黄走过来,我们逛公园去吧。到了公园,小花和小黄并肩走在一起,像一对情侣。公园里晨练

的人真多,有打太极拳的、有跳广场

舞的、有跑步的。听老一辈说,人多的地方,小偷就多。小花一下子又紧张起来。她头上戴的发卡,可是小黑倾其所有买的,要是丢失了,多可惜。

公园里有很多不知名的花和树木吸引了小花的注意,特别是一棵古树,小花看到好亲切,这棵树她太熟悉了,有一次,调皮的小黑还在树下尿尿了的,想到这,小花有些不好意思了。

怪不得大树不见了,原来它也进城了。小花像看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围着树高兴地转了几圈,可惜树不会说话,不能和她一诉衷肠。

小花和小黄说着笑着走出了公园,到了出口,小花一惊,紧张地摸摸头,还好,发卡也还在。

小花和小黄走在大街上,看着体贴的小黄,小花好希望时光停留,变成一个幸福的城里人。但她忽然又有些忐忑不安,我俩非亲非故,小黄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听老一辈说,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就是利用自己的高富帅骗人,然后拐卖到深山。小花虽说来自深山,但她现在也怕起深山了。

这几天,小黄一直和小花在一起玩,他们在草坪嬉戏、在大街穿梭,无忧无虑,好不快乐。小花感觉,她和小黄的感情越来越深。按老一辈说的,这个时候,正是拐卖小花的最好时机。

突然,小黄有些激动地叫起来了,原来是他的女朋友娇娇旅游回来了。看着他们亲热样子的,小花才明白,原来小黄一直把自己当妹妹看待,哪有哥哥拐卖妹妹的。

小花在城里走了一遭,她觉得城里不像老一辈说的那样,相反很是美好,没有小偷、没有拐卖更没有伤害。

小花想留到城里生活,但城里有汽车尾气,有噪音,也没有小黑,她感到很不适应。特别是一脚踏下去,要么是滚烫的,要么就是冰冷的水泥地,哪里有踩在松软的土地上舒服。

这时,小花好想回家,可是她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去,她忘记了自己是只狗。

那些植物走出寒潮的生命力。

香樟树,叶子常绿,春天开满树的伞状浅白淡绿的小花,很多很香;香樟树的叶子,摘两片下来,揉碎,汁液里溢出淡淡的香气;香樟木做的箱子、抽屉,有一种自然的清香;春天,香樟树的落叶干枯后,扫拢在一起,于黄昏时点燃,飘散出的烟,有一种好闻的香气,我会常站在那样的烟里,轻轻地嗅着,不舍离开。

香樟树,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树。春天,香樟树开花时,树上的老叶开始往下落,若遇上刮风的天气,香樟树的叶子在花丛中飘落的样子,真是让人喜欢。遇上这样的天气,我会在午后,或是黄昏,一个人到湖边那条香樟夹径的林荫道上散步,慢慢地走在落满香樟的小路上,香樟树的叶子不时从树上落下来,在眼前飘落,落在肩头,伸手也能接住一两片落叶,一路走来,弥漫一身香樟花的香气,总觉得很有氛围感。春天,香樟的落叶纷飞,为我们营造了另一种别样的情境。遇上不同的落叶纷飞,会给我们不同的感受,或深或浅,都别有意味。